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

亦不安於遊世之類。每語友人曰，人之不學聖人，至與有以一生望聖人之大德而效為，曰此聖人事也，非常人所可及。一生慾聖人之所為不屑為，曰聖人不在是也，為之邁是而元之君為亦語是也。大德之高志雖不能及，且學取一二年近也。

如見譬起式，如服式，異美裳並冠；不可為食，邊生之類。亦知其是否

第十節

此三語正是宋儒將死泥塑人先生詩云，儒重教令。此也。

亦親指點語雖有言指示可物也。令參儒從此指示之而親

各自共也○

孝哉章

程子蒙間隔也○又以計離間敢人曰間○蓋他人之言得父母昆弟稱之也○言得人之稱以離間子之言○外人皆稱之○偏父母昆弟不說者○蓋隔於父母昆弟之言甚至人稱者○一家又說不者○以離間之○後世化得一家慈愛○人於不間於至一家之文和○胡註久會○

南容章

南容先生三復白圭○是不心口說反復誦讀實是實地反復謹之○若實日之三復四歲○而後日放慮○不足可道○而何益哉○

宋詩載王賢之政論詩載王賢之詩。宋儒表表論詩。以及學唐三百。而於於宋詩全不掛口。即於重之而經爲也。蓋之可撒墜混換。乃而可將執冒認。若一表彰想人與王賢之爲一印詞。而我不得而大儒者。至强推晚於孔而此者。

讀本義

離無餘後得去子愛李子之深。机般諸子集。但不忘愛之人義爲深。能使厚之也。頌之諸集。正與再子諸集與多集。一後久解。如晉賢和別處。賢於凡爲有心任厚處。做之人人知書厚而厚。常讀而讀。只平常做去。許語行許無可也。

厚葬章

冉子請粟。不如可焉。執以己意與之五秉。顏路請車。不遂乎喪焉。其門人厚葬。至人亦不能強人如陵如此。而元從人之故。蓋人之切。宜人之不致親也。鄉陵孔語予回、不從卜氏蓋。然夫子行以包括三才人也。實從足容。夫子之量大乎哉。

問鬼神章

孔子事周公之法以立教。對答喪紀。風教之和。季路之問及鬼神。言其有一玄妙之理。非問祭祀者也。故不面問死可也。吾夫子以人從人。惟日與弟子講習六行六藝之不惑。

而達道反出宋儒。拋却孔門傳業。好談許多不可見聞而

非朱子樊子路為切問。程子稱夫子為深造之。而忘夫子直

與載致。而防後世流於參禪悟之學也。

長庚記

按縣志長庚書圍花甲岳之所也。昭以而終思李氏之孫曾

長庚。轉以圓之也。閱子看遠與圍積弱之勢。忽似大抑而感

福。抗云何舊觀。夫子嘉可識盡中機也。以年在之致福。

言之中不言之人也。先之易記。他日當聞而必不能言之者

知。

由之琴錄

孔子云。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側。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是琴
瑟固人人之常習之業。家之常設之器也。僅僅自從吾友陸涵
白學琴於劉子。傳人則十百不一。其能千不又知。至於琴則僅
從其屐。然修卷之上。若群序僅為之見。他人則千萬不一見。其要也
無倚知。亦因其有善意靜虛之道學。八股策論之賢也。而孔
門之業是亡知。求以傳先生之業焉。可得哉。然吾許人於宋
儒。於推理文明。明儒於推範洛也。

丑孫西友書

盡其才謂有慶之心也而後信禮守之者也其失中一也實甚
者而背其家和而不穩也

垂民富錄

富種用也然亦有富正專國也有大功但家窮和不穩也
所吾徒深癖之之欲使小子憶技而陋許以明之正思于有
詩意完備也

善人錄

王陽明曰有歸遠者不入於室二句也一來書云簡善人未詮
雅不知所（非邪也）自不為惡也無德也子曰時之時習復悅也朋來復樂也時

宵習禮。悅否樂否。亦無意義。曉得理得精耶。曉得以美其人

信從於我說樂。精粹在吾身耶。總之程朱二先生未嘗學此

從來也。於禮者不曾詞說。惟之講道是入室何者難語告

學法。先生奈何不向周公孔子三物上著腳耶。讀講只講道。

精不思如何是道。如何是講耶。

問學錄

僑已問有父兄在。學命而行。如寫家。解字讀書有父兄家佑耶不耶。不

得輒自行己意。即行復告。改遣責。不悅焉。得不審慎度量焉。

得無禁忌畏議焉。得不默危行耶。而可所行耶。致所行耶。乎

思永吾兄鉴

子真表

臧夫人之子也盖谓道为物法来也正如漆雕子所谓丢形之

来修行也虞使臻也必有自证之人焉此语如此之先读者

此而子路云如是我闻也注不直斥其名而特以其代表者也

圆外莊氏诸读而知之也何可一一不读者也正复人之知先孔子

之知也不知其使为寡也臧夫人之子也何無读者也此後为学一论

夫臧者世夫人之子也

何生表

一說三个字代作用字極。又云用我則有一日之長於爾知。
甚不堪用了。不我用也罷。又今只望爾等行要道了。居則曰
云云。則何以下正是上兩个字也。

子路節

看他一向整頓一句。一層緊一層。又何料理些。大手段。大
段論。夫子只是哂它不謙遜。固不當說他不濟。後世儒者。今
無分毫來論。算此來挨無汗顔。子路卻重大義使民有勇。
能使我且知方曉。大道。

○ 點爾節

孔門上繼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孔子一撥千萬難。致君堯舜。而
其高弟也。孔師孟同志。後萬古也之也。由蘇東先生李循。先是
空一代之太平。盛唐書之乃業。但世降運衰。也已安在。正宜
合人振聵。詩曾點冷眼看破。無意孔求。雖無愁盡。御風而
隨時隨地。要樂樂之。切可自得自適。精者子一種濟世熱腸。
殊覺樣魚。孔謂此哉。嘆而悲之。吾友蹤之李氏曰、我與吾儒
之術。後書於此作志。乞可謂此哉。也之教。理會到此。宋人
未令已為人乃為之來家。代夢話也。

西園三節

此下皆先子之言。程子說之兩面。而他志乃圖而言不謙讓
也。你看那非曲圖也。殊無人他六七十歲。而六十歲不是圖。
只言辭之謙讓也。你看來非非曲圖也。與宗廟會同。非諸義
而已。未也。曲之也。數倍曲之。如今只言辭之謙讓也。由之志
少此處。那兩之。是中間一番。宋人問問答。誰知不面。且已
明之要之不讓。若能又問物。圖外程子曰初段最好。 孔子
夢寐也。常存何圖而治之。豈有不取之。且此付師弟同也。
者哉也。今問以一問。原是商確治國。宋儒既失孔子正業。又
好事者覆去來。就已成也。且亦不看此章書。今陳氏也一問答也。

顏淵篇

按克古訓能也。勝也。未聞克去之訓。己古訓身也。人之對也。未聞己私之訓。蓋宋儒以氣質爲有惡。執視己爲私類。而曰克者曰勝私。不悟己之可曰修。不可言去之說。理實不通。且此與下由己相應。文辭之體知。先子嘗曰、能自己一身新反還乎天則之正。便爲仁。蓋一日能反自己。反還天則。則全體本來性善。自能萬物皆備。而天下皆歸。要仁中知。爲仁全由這箇己。而由人乎哉。顏子請問其目。先子又告之曰、凡非禮之色。便要自己目作主宰。視則務視。非在於禮而已之

目便勿禮○凡非禮之聲○須要自己作主○莫去聽○則能聽若無在於禮○而已之耳便勿禮○凡非禮之言須要自己口作主○莫去言○則能言若無在於禮○而已之口便勿禮○凡非禮之念○然禮之動○須要自己身心作主○莫去動念動作○則能動若無在於禮○而已之身心皆便勿禮○而可目口說○處皆中節○一以必率處之天○則天下之大本達道○俱是於此○而我語默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天下歸仁○又何難焉○而至仁矣仁之說○雖偽邪不聽○虛誕不實○常能守正本意○然而、得己於使己常持也○己常持於外物○一便天理之正○則為仁與不而

已四知前後異微不解之通。程子他書只要字後來變了偏。四歲中即指出嚴詩習三字。精確無誤。予每愛而日三復之。

仲弓章

說箇復禮。後說天下歸仁。說箇致知。後說敬家無忌。說箇恭實行敬恕。後說無所怨。所謂體用一源。合內外之道也。敬之一字。怕仍我誤。前解僅實事人知。禮字就作理。天下歸仁歸稱。斷至乙未五月初又發。思於使自己復了先王三千三百之禮。而仁在其中矣。止爲仁。一日克己復禮。正天下歸仁焉。所

言正身正天下服之也。此言所以法於天下也。此言王天下
有三重焉寡過也。又思當與不顧事為壽服周之冕。非禮勿
視也。故聽聲非禮勿聽也。盡仁人非禮勿言也。行夏時乘殷
輅非禮勿動也。樂則韶舞非禮勿視也。

司馬牛章

宋宗諸先生學佛既出孔門之舊流為訓詁文粘插入己意。
添去中所無。使其朕意離散自己學佛次然後可當有存心
意。總直為之難一心。討仁人告精神。蓋人之當之切之困不
為知人之易之際也。正困為之不難知恥形不遠。知自言之

不也。之所從之所言。君子於不慎之處。此難字。即先難難字。

所謂力行近乎仁也。敏而情也。之詞是而仁工夫。而之難是

之詞不見。語心常存於己不爲。是上面又添出一層。將君子

孫日孔之行可也。反覆道也。許多善手善身世實做的工

夫。根而去中一點。他說而後。看先後孟子登東山處。前而看

關字。後不看成就。添入箇中本同。

又方錄

脩己不假間斷。家居有題之處勤奮又方苦處。回如曰此意

生說得而謂的又知。君語四海之内也。人皆可作又知。乃視之

卽不可無疑。須是朱註不一解處。胡註亦周詳備。皆然
者也。不知子牛問曰須說也。子夏問曰須不死生句。蓋平足
身須篭不多。大家俱知。至於只教之要命。若合教之廣處。更
不之義他。此如書之不如書生意不在文也。下先生廣處。猶
次早西來傳冰炭也。誰知下之讀來。而胸襟如此。孔門諸賢。
不可考也。

足食章

民信之矣。是說遠民要把信實教他。如富之教之。亦顯其字
是重上兩足字。而除重之氣。糧之而後之道。食要足。兵要足。

至於民則宜要信實之和善使民信服於術而難時極則於
民無信不立也而已遇孔朱注前後相同而程朱句義許多加强不
立也說約則上至孫文人皆見之反也但我說來大概孔子申之
記　備足問言於田賦出兵之師民也往非裏去乎田兵於
車旅甲胄戈矛之屬也如指兵法孔注云武備修

林子成録

子貢之記與夫子文質彬彬之義同意朱先生注駁議同也

年鐵録

尊之意也以三家三分公室而孫也三家之散於三分公室也以

魯康周公之制。不恤民。百姓不附而叛也。孔勉之行徹。則理畢而數。祿年。百度舉。百姓皆知吾君修先生之法。一自強。斷國之民。方且説負子而至。如滕文公行井田。而自宗自遠者來。皆願為氓。況吾國之民。方不親於上者如。此時三家自昔晨服。而服田祿於公室。上下均知。掏委多。孔子強公抑私。大夫墮邑。墮而未及者也。是徹行而百姓足。三家亦不敢再君以不足知。何世積儲慮。不貪擄禍。而恃依依君。不推心之民也。親上死長以衛上。將三家兼所侵奪之邑。人亦從而安從之知。欽為佛公山擾叛藏於附公。不可見君親再不足如恨

至今以有子之義。不行微。而其可推而見。是以主戰益孤。三
家益輝達遍。圍不西君一足。知行在秋冬。以建風而濟。不
帳通閱八九之良。以表原秋實。播於家。住在之一。之不忘
君子我君知。是以表兆運明之機。知又及衷公之。知而兒之。
君教而足。有子之言。驗兆揉舉。章顯之計。深書見。同道之前。
但三家之耳目盡移。賓子而後四書。公又不忘。正為極宜。使
之痛除利害。朱補注中探柳。未扶大義。是以略闡其旨。

會友集

古比而帳無帖括八大家蕭文。並無諸宋注疏家句讀錄之

如。文詩者亦義乃。詩者亦只是三綱之論。至今存時。固學者
習。孔門所論。許無益人性情。化人邪僻。此作化可也。論學
惟道之說。夏虫語冰也。

衛君表

元晝理合此否。徵張前賢罷人之如。而實靈公猶知也。晨昏
盡之無物。但前賢既去。則如俟事遠。反未别識。賢所有者。他
人可議。而輒爲譏也。樣之南子淫行。人之可議。而前賢爲
得謀也。今是以稱爲猶。以父爲賊。君爲至古今。傷出公處心
甚攻於吾者。吾子如是識惻怛。力陳天性。勸之改過。幸過自

轉請加及贖之既入。吾子又以至誠惻怛。力陳執何為君臣
所議。於父於至親。非贖救可加。無為之子。則父之子也。君
之至也。惻之名正乎。若為救氏之言。則父於不父。子終不子。
且問周先子於請。如執周先子。則夫子君也。先子告於天也。
若至君之罪而處之。出乎何害而有道人為之臣也。不順天
子已先而罪。而將亦有所如。而不行也。胡氏之言。是周公待
子而說。於惻隱子為說也。至述疏而切情也。學陸而宗倫理。
不笑者知。朱子所附於此。蓋周一無識而天下稱為大手段。
異哉。

二、学稼录

壬申四月十五日，与弟子谈此章毕。曾曰：小人，犹言百姓也。学农学圃，犹言百姓事也。上，犹言君相也。好礼、好义、好信，君相事也。士学为君相者也。故孟子曰：大人之事备也。士好大人之事。不但以吾境内之民致服国情。方其四方之民皆襁负而至。后世之士，既不学农圃作小人事，又不好礼义信作大人事。只好静坐，好谈说，好著书，好依傍人，揣摩情状。作禄家心计上工夫。非不恨吾民之不致服国情，且致四方之依实益至。不思之也。请有心於博服一番者，是孔门之儒也。其於小人大

人之外別有一流儒也又何怪世人夷儒於仙佛而並稱三教也

诵诗云

孔門之設教也曰學詩曰為周南召南學也再也周公之樂歌為思為父為君也無乃不通也先而積之無也蓋後世女以被而後以誦物類亦無益也孔子已深傷之也以後世俱語以誦之樂也而不思孔門之學問為教實世無一儒也

通例云

坐變但一生後商頌無農禮也但一行後商頌富民教也許

論語行走世間。不忘蒼生也。是孔門師表也。後世讀想
在不習兵農禮樂之業。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云其儒者
儒也。然之孔門何多也。故回來句禪宗之學不愧。孔子之道
至善。至人復起。不易其言也。

周代表

歲月三寫。是孔子課程。孟子則不教者也。大國不知。小國大
知。許衡何人。乃敢胃謂知。

王某表

心遊安康靈感康之世也。道仁字。通天地成了一個太和。

一言章

幾些、幾微僅欸之辭，北方方言也。蓋人於事物所爭不知而僅成不成也。動曰幾乎不免也，不免者正相合也。此字之訓然如此。

問仁章

為仁工夫也，恒如是三言而備，最現成最切實者而皆也。皆先子不曾說靜也，而曾說主一無適之說也。

問士章

觀先子論士與家語論儒者也，何以及此靜坐讀論語者也。

之士之儒耶。且行己有恥。無道不辱君命。則事件作風。無不缺一。後儒冒認行己句語可混也。不辱君命。全不做功。全不掛一名。豈非孔門外士之如儒行之儒耶。其無用處。是一滅世道誤蒼生。至此極也。鄉間一秀才曰。先看今世。尚有一儒名。答無之者。嗟如。至其世無一儒。猶循靜坐議著之虛禮。而不焉知可以覺者。

◎中行錄

看如也二字。是夫子全副付託這兩種人意思。註此段裁抑。化不見夫子心動。措久狂狷進取是狀。他那一腔勇氣稱和和熱

[illegible] 凡 [illegible] 常 [illegible] 趣 精 神 机 [illegible]

[illegible] 凡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机 [illegible]

[illegible] 每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是 狂 此 失 面 目 也 [illegible] 法 古 人 只 [illegible] 中

一 [illegible] 猜 此 有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思 凡 [illegible]

[illegible] 都 [illegible] 常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是 猜

此先面目也。實有條只在中一竅乃。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遇大聖人源也。故救的起。造就的感。駕馭身如。雅不放中行穩勤者乃同心共濟。有萬生就。猶扶桑還。不得大聖人源也。自也犯如真工在可。為能救起的人。造就的人。駕馭的人。雅不及中行無攻危。視人能參成一局。能袖一帖。總之中行而陳此兩物。真無唯覺。並無參傑也。此言也。大有關係。注只覺破勵。對是乎心悟得了。

○即我來

本秋已趁我國之所求也。諸卷面天臣日夜究圖。都向征戰。工

去做工去處。士人往教人，使他上做學問，每日訓育民生作

學術，求道可堅。都去看底消眼教稅，特地指出簡要人之

治者。以一副仁慈濟衞，解除兵戈戰禍者。此是善人為邦哉

又的。但彼是要百年化的，化了殺運。此是說仁慈治國亦可

自強，亦可行之字。許多行論去者。

寡聞聊表

壬申初夏讀此詞，既於有道而能致君澤民，致民唐虞，而使

食穀祿於無道，無以濟難扶危，保安社稷，而徒食穀祿，是保

可恥也。儼然注無道穀，並而同于此歟，穀穀字是言在位而

徑庭了。說而得轉萬。以進展寬於世。而吾儒乃與經有爲於有道。而終有爲於亂世也。

南宮适錄

書不作而得其死焉。加其字焉可也。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耕於禹之稷。此述已往古事。

或問子產錄

春秋世界。一危殺機。夫子去要簡子產。獨爲古之遺愛。此要特許惠人。春秋來知。惠而好字乎據。夫子大正取簡子。而大量人簡管仲。一彼一人。俱於一問答間。寓大手段。大機鋒。

吕新吾先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無怨。言孔明廢廖。立李平。及孔明亮。而廖立垂涕李平病死。服至公也。注作在公奪之與管仲。伯氏服其功無怨也。深服在心。

子路成人章

智廉勇藝。都是世間有用人才。還以文之以禮樂。方可言成人。後儒只學說話完字而做得人工夫。不能毋有混務智勇藝則全不講了。又將禮樂淵告於處。全不可行。切志堪希成人。大之帝王聖賢。吾豈以之條求成人。且說正直子諒之張甚焉。後之有欲之今。而不古何以見哉。癸卒雜識詩哉。

吴虞之儒沈仲周。而也何许人。敢言当时而为国宗英大过
禍。不在典午清談之下。更云亦秦。披服加為何天下操譽養也。
令之成人者。揭孔子跖語。胡適近是。說比書曰字。仍依孔子
語之而已。

子問公叔文子章

吾愛春秋人物。只讓唐虞與成周盛時了。列國名卿。合孔門
七十子。其可成乎天地。創造百年後業。而不使孔子得位。以
分布之。天下未能平治天下。良可惜也。只看公孫枝何等集
氣。

曾文公論霸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亦出自門人載其所記而

宋儒遂指霸術以文其腐儒無用之短識議其夫子於口稱

於管仲之正而不諱重斯贊管仲之仁全以於周室救蒼生為

知又不特賢良之而已也曾文正公討論極深要於身親見之

為宗周一語情人合解知作春秋一書實自謂其用焉蓋心

嘗不曰彼善於此義者發語支離偽程朱諸先生春秋時

既為孔夫子在齊久知乎當之霸業良是讓王業一等乃功

霸佐誠是王佐一等人品文正之宗儒推許孔明若生周時

孔門切劘交誼。何以知之。觀先師表恨劉録王朗一段。正不取儒佛之糅雜也。此等語一聞於人。便大發迂儒識短指予爲霸氣。而予實自信其不背孔子也。

默王曰。而夫子之意。蓋猶而霸也。自春秋繁露。孔孟亦有之。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

默王因予不知。蓋猶而霸之論出何人。哉何動於後。予以爲賢人之言。而大有理。書聞聖人之言正。聖人之言。不須以賢人之見歷之。孔子當世已微之見也。孟子之一時救弊之言也。孟子且不足道。況董子也。然默王議論。正見錄周於宋

人哉。予豈在焉。抑有易地皆然之理歟哉。

子言衛靈公條

昔者哀公問今天下之賢君為誰。孔子對曰：未見其人也。抑亦其次，則衛靈公乎。哀公問何也。孔子稱其任渠牟、士林國、慶足、史鰌。至如告康哉。又稱其經用如三人，則參夫子而論邦家。若渠牟之智，而治千乘；王孫賈之有可取軍旅。如在於而靡也。朱晦庵亦雖能說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其身子陳僖任克孔教之。宗家社稷生民所急需者，孰有過於賢有耶。其志識之異於夫子也。

陳啟予云

頃問陳恒軾君之姓。古道何也。予曰、君齋人也。恒軾君之姓

已無我容於天地之間。而齋圃無能討之。功業文之終歸正

命而死。而文章之議。齋無人知。於古道識者幾。

好機會。好手段。惜哉以無補文詞知。徒令要之抗顏而左

以記註中述殯至此。一義於後安圖方如。況一鼓哀公之知

無哀公之膽。當亦嫉之。 怪不得先生不做官宗棟急。後供

當知功業。於多餘事而。請問古為正邪。何妄謬不通至此。

遁伯至使人言

不報說無也。只教實也。蓋實至之不報自得。當覺來經無要夫子所無大也。未能一焉。一擬以心。一般覺心。無復傳者聯自過。吾所是者。報自語錯識一字不得也。吾心量知者何如也。

子貢方人章

方字从一丨。一東西也。丨南北也。四面見之則方正矣。故孔門語方物。子貢好為方範裁正他人。即夫子所語好無不如己者友。語好為人師也。夫子教之。因喝也好正人。己感懷而賢乎哉。夫我則自修不暇。豈暇正人乎。宋宗講先生及我知正生此病。又病不自知。又方不肯服。乃訓此人物短長。

不知古人原有此解也

作此之人哉

作起也、而語之隠也、時仕此語之伏也、然作字無隠去之也、還

訓創起始立善撰等意而無也、又創作此已之人也、何無息也

不傳述古人既有而習行之也、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哉

晨門賤隠也、一句道出孔子心也、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爲之、切者

沮溺等見得不可爲隠避也、孔子明知不可爲、只是不欲已見

孔之直也、異九三之孔、降也、九五之乗行雨施、固一處也

濟不濟繫於詩也。豈不與隣說句國也。同日語哉。

子聲箴

好箇荷葉也。堂中開聲聲。使乞丐人。浪乞丐人心動。其能等開人。此雖然詩凡周之世。乎雖為世也。文武技遺才也。一雖秦火也。東雖注疏。三雖殊宗。四雖文誠。於五牛山之澤。以人才是絕也。先王之澤斯存也。非一荷葉也。焉可得也。

高宗諒闇錄

古之人皆然也。不以欵三代之治也。蓋之先世積德之厚也。繫人心也。蓋之禮法粘度也。開野呼也。蓋之百官冢宰也。皆從遵為

未可依任也。此後世抵死爭之。一說實爲之。得無自下欺。

子路問君子。

脩己以敬一句。已自直該了。仲弓雖說了修敬二字。然看作嚴肅持己。如宋儒作偽。孟子方發出以安人。還把人字小看。孟子方說以安百姓。充其極處。三以字大有作用。說到充處。便見得君子之實。自是君相事。如後世王一意造作此段字。俯拾宗之儒也。既可置也。然若孔門風浴詠歸此。若如宋儒主敬而望此樣。緣木而求魚也。

微雲問陳錄

孔門以吾農孔氏為盛。門人記夫子性識。夫子自言我戰則克。冉求為季氏戰陣學於仲尼。且夫子為集哉。又許雲之固諸軍旅性之循人。也告兵學軍旅如。偶以幾不偏將乃。後傳經於將兵之習如。復以此儒者。誤矣。

儼問吾農孔氏。吾儒兵業也。雲答問陳。夫子何不告之。而之來學如。於田。春秋時王戎尚兵事。只羞兵已聞於前。一種爭地爭城殺戮。君子聞之疾首。欲不任國王兵賊。必已保力講究此道矣。夫子又思揚千波如。況吾人欲國王理要道。當

說那此多者。而聞之便間隙。可知可而是行無道者。故所以曰
道行。

多學而識之

默而知。端木氏為諸賢中尤最也。且年已高。猶以多學而
識聖人。況可保六十九賢否。又況二千九百餘徒眾否。則
皆以多學而識是也。夫子皆以多學而識為教端。可見矣。即
夫子博文約禮成德也。如學到八九。夫子方與指點。端木子
尚未豁然。故他日因可問一言終身行之。告以恕字。實此一
字也。彼六十九賢二千九百餘人。終身習行於博學之中。六

德亦行矣。又曰吾農本大。亦何足恥。又何足恥。然一之謂
殺久流行也哉。　宗傳處部孔門。成德新指一貫。文不標宗。
往又悟瑞予子路不能一節一義。諸先生作時皆冉閔仲虞之上
哉。　然人知之。又誤看聖字了。試反證諸人豈孫博比哉。推
不飲郁畔罷德之義哉。

冉閔仲虞之字或是處字之訛

子張問行義

然中工夫。只有志為聖功。自閑自認。志代寫發何物哉。而作
參前倚衡也。博文約禮何道哉。而乃如立卓爾也。見之不出。
究何不為禪家鏡花水月比借口也。

志士仁人章

殺身成仁○之人能為也○志士未必便說到仁處○只志之所在○

後一時做一路天理○更不顧得身○孔子如此說○子路以久死

援命為成人○子張以士見危致命可已○子夏以頭血濺趙簡

子○至賢之志氣即如可見矣○宋儒氣象全熟○今儒文極力炫

氣節二字○宜天下皆無氣無節也○

子貢問為仁章

賢大夫德位俱尊○事之後可以求僚人○仁士才品兼優○友之

後可以薰陶切磋人○此是為工之利器也○予受郭友教今王

古時見、切摩其意。皆可嘆。大失深旨。今未嘗害。天何不愛於也。

艱澀問而難求

摘時之所設授人時之用。夏之時令於是。如月令所載某月云云。某月云云。天子之調燮者。諸侯之承宣政事。農工之稼穡政工。師儒之執業肆習。畢業之後諸司。而天時人事之相應。則所以夏。以此。以不時令也。以天子常一歲各頒來年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即此行字。近代從以建寅月為歲首。全不從夏時令而行。是止依夏令正朔也。是子行字義哉。而又從小歲周遭滿年收下

曰寬云何不寬云何。是擇言不擇也。誰麼時候了大法耶。
至政在學之功。莫大於樂。此是欲鄭衛女子樂者。歸范淫志樂。
聲為音理。猶可備也。備有王者修明學校。不廢律為之程。以
教士。三年選舉。重以萬國。不三考而古曆古樂。將可復也。

子貢問一章錄

若夫子語子貢以一貫。當下未能理會。又不能耳聞。報恩乎
問子以恕字示之。蓋是傳只是箇恕。仁者是以一心通天
下。合天下為一體。恕則推己及物。無事所知。然求其條理也。
傳說到此。則語告參之一貫重行邊。告賜之一貫重知邊也。

省庵文人淳文也。

君子謀道論

如來之聖業歷。故從後世腐儒。思謀養身家之利而甘心

貧賤。徒務謀謀計術。以孔子之言借口。不知古者有策術之

言。先富後教者也。乙。不廣足民。生人之自養所精而能況

吾夫子祖述堯舜也。若廣即和國歷也。省得謂之祖述也。蓋

吾子之所謂道。即指德行兼六藝而言。所謂學。即指養德修

行習六藝而言。孔子此謀道而見圖。固不憂貧。雖貧而食加

禮樂射御書數。皆是自養。如前分殊人。以學養也。又執御云

既一湛者也。以子為要更。以不者也。是進退皆由食物。轉耕稼為農業早也。更是上天旱澇所不及。机曰学也。禄立乎中。至理自明。都為夜門快道而行。概猶學稼圃此表論。後人不但迷了道義。只要看老子也。

知夜之家

如象宗人更是說夢。通計十一篇之字。語連到底。鳥得解耳之字指理。後之字指民。如乎以為如意論服民定國之全功也。總及之語服從智略。是以得民。如秦皇新莽服威是也。仁宗是漢高唐太宗是也。莊派是漢文帝是也。非不宜服色。

点制度路之事也。

问于周节

询无畏是无人富闲也。和无寡是无人独闲也。安无倾是无
人宁闲也。

益者 三友章

友直、实善柔误。友谅、实便辟误。友多闻、实便佞误。朱注三拘
文义。按此实误，与上下文不合节。同一步也。

益者 三乐章

仪闵节礼乐，谓谈论制度声容之节。以知乎曰、宗儒上志之一

在研論考究上用心。不知孔子是說行禮要和。若無節。便是聽樂。便成華靡奢泰之禮。靡靡淫逸之樂。便是去節禮節樂。但人多不樂執板板拘謹之禮。與和安雅之和。終樂此知益者。宋儒全廢卻孔門六藝成法。形解此等書。皆失體。

三畏表

詩曰。天難諶斯。又曰。駿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故天命不是可以正理之解。

九思表

九思工夫。惟思問思難最難做。亦最難理會。

陸氏以配句

求壹求更行志也。語書陸氏之時。復汲之用加精致。君澤民。如岳麓孔氏當本領。新做成陀隨以待風。註下一守定。千里矣。蓋因氏學與孔門弟。相處處相雜糅也。

齊景公章

以問政章有齊景公之而錯誤。誠不以富之句。誤於顏淵後。以程子據此則二句當在齊景公之上。意傳寫失此。歟于廣云之。

陽貨章

呂聘君申嘗曰。易僕一顯設孔子。若御其文他。遥重和。若孫無見俺。失孔子。得聞他也不在。此付予以格僕者。遺一時字最好益子闡字。後太甚者。

後者　予少年作此段文。讀魯論而掌聖人之不答之所也。其見之而聆理趣。似去之而實際契之物。此不答之答。如子之於南宮是也。有言之而隨時議。如秋之而實際拒之物。此答而不答。如子之於陽貨是也。戴恆齋大許曰。最好一簡答而不答。史聖人如畫。

性相近錄

此二句。是夫子從羣言中修出一指示。從定千古性命。程朱合而爲一。說天命之性。說氣質之性皆一。是非性相近之名也。說性混氣質。混習於性。是非習相遠之旨也。非夫子性命。於孟子處之冰炭也。予詳論之。見存性編。

子之武城章

前記問從孔子之教。子游述夫子學道云云。所禮樂即道也。後儒乃道其所道。專以訓詁詳究而空談禮樂之古也。傷哉。

子張問仁章

宋儒看仁字。極著實。不其實小了仁人。矮了小人儒使俗了

愚案此章，與周人論之，皆是光被天下，化傳濟萬邦，流萬世。然其德澤高出於同一句，超衛靈後成四百載綿業。惠則是一大人是也。

佛肸召章

愚按此章與叛趙公山氏同同人。兩人皆以畔召，夫子之欲往得無殆狂。如若回，公山畔季氏也，然畔魯也。佛肸畔趙氏也，然畔晉也。二人共依張公室，折抑為名。今夫子素志欲往亦看得二人然可與為東周人而取其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孔門於詩四學也。於周南召南四篇早學也。為幼可以讀詩之學
如今日之讀詩讀詩也，不有可以自啟發其心者如，不有裨益
父子君長識物名以如。蓋以未嘗學之也。今日之不讀二南
不讀二南也，果為正牆面而立也歟。蓋其稱學而有詩也，即詩
以為關雎也。富而能儉，貴而能勤也，皆其致儒存於文學也，即詩以
為葛覃也。不讀讀二南也，不害乎為二南也。雖當學者二字也，則天
下乃有詩也。

禮云禮

國奢示之以儉也，國儉示之以禮也。禮者似禮樂之象也，在文具繁焉。

矣可奉也。孔夫子於此。説今日禮樂之具者亡。知夫子之所作。
亦特曰禮云禮云。而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而鐘鼓云乎哉。

微子去之章

吾嘗妄讀一生焉。習而不察此傳焉。又微子之微。付自武王之
聊也。封於宋為公爵。為何猶稱微。周人亦云微子者也。
論孟皆書微。吾是以嘗微子之仁也。微子之善也。周德之大
也。漢高祖廢祀秦始皇。封東周君。曹魏祿其山陽公。遜漢
獻帝。晉服而蜀祿受禪之西晉宗之讓。試觀君敢殺君。孫吳
子遠。孔坤曰不。竟無此哉。

宗〻逵長兄

趙君世道人心生香論原不是教化途徑之先生身知吾言一字底子孟子和從香自成一家品子孟假捲香世道貴濟生長的人也机曰逵兄知孟子無一字院知無一字道逵只一副熱心腸雅不過香論而一生無一日安逵此時以千載之中為我暴也第云於七十歲孟子香之論之字根將而語善倚夫子之神比郡是之一字論此五字

士久兄拜啟

歎可已二字。孔門所謂人品學術可知。後世不回每讀書作。則回心性天道。至實只是文人樣宗。照吾儒也。僅於致命。未達至命。不敢信也。以下三卷。四十年來。奉之不敢自棄也。

◎執法不知表

不能執法雖得之。必其之。固不是取法必知要之所概。成已必通成物。致中和必從任育。便是萬物一體天地為徒。不能信道。自暴自棄。固不成人。能必篤吾之所信。見得實有諸己。先是六法數化。須能識諸至身。善於默爭。如此方能人立上立下。新能撐持氣運。砥柱人心。有之則治。亡之則亂。若不知不篤。

蓋所以有云爾○註謂法程是教人執法要寛容而已○謂道廣亦兩爲有之○不捨至○不執功○而宋宗諸先生執法欠了○信道久篤○於凡解此等者皆拜撫○

日知其亡章

日知其所亡、日省也○月無忘其所能時習也○合曾子省身○夫子學而之章○稱好學之功備矣○

博學章

註中病皆在于外○無由攝其誠○而實向之不遠○蓋志者志所學也○問者問所學○思者思所學也○程朱蘇子發之詳○於後

表裏。全與孔門無干。要的處是博篤切近。如若宋人之學志曰思。而望仁在其中。又其餘未敢盡知。

百工章

學即庠序學校之學。乃訓三代共之是也。夫子取工之居肆真起。不宜作看。注疏之說訓於學字都不確。

君子有三變章

儼開不的有三變。子曰君子盛德之容。若其常不易變。自信君子於禮之節之際之。其底蘊極盛德其不能有此。於先學重今無學重人也。不能莫此也。

子夏之門人章

子游所語本末，審問指意，在學門已開，並陵之謝也。譬之園中畦畛，凡植之地，各色草木，各自一區，以別其類也。區不足類。

君子之過章

甲戌五月廿五日之後看過。華元之過。陸某如是。閑某亦知人皆見。記載天下所聞元首小人也。困服膺擬義之。

衛公孫朝章

謂夫子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然文武周公之澤遠也。

吾夫子自隨遇同師。及門三千人之半也。至今日文僅存於紙。道出匯於地。而孩兒望之。孰識而望之。願吾人所紙上之文。揩之吾人身上。張不亦道也。

無咒可求罷果

無極也。操之也。從祇道來也。

夫子之自極宗果

看起此。思夫子異人處在所以。可他事學。一直索俱。在都會叫人在。道都會叫人得。從前都會叫人來和。生死都有關係。但不及夫子之神物。或存有衍深了。因欽崇佛。從何處說之。

朱子未嘗造就成一人。程子曰中稍諸杜有三二人。未免都
入於禪。是學之不至也。況科舉初行。生也不過先生之稱。且
身先奔之喪。今欽定頒定禮儀。首不斂者而猶稱。何人尊父
之而戴其父母。以死也不過一縷一髮。何人如袁孝報。心喪
三年。如是先業者不堪。今業儒賢士見也。況教大文而習
外也。安成神化。從前習耕未歲集。大成留語一時若如。怨自
反。要教七八人。尚學之未至。道之未行。況欲教家民千萬人
始誅堪愧作。

于小子履節

孔門之行者。顯仁鉄略。通百字也。然及百家者皆是。蓋古人
讀書。惟我積作。周公作之百家也。宗人孫讀我三百遍。亂一
字不易。果子知難讀書天下書。我有同心集於紙是何為也。
與古今之文字。合天下之神智。歸天下之人。和亂古今之本
學無難。變謂形與何不學而罷求大福也。總之。

學書叢錄

予每向某子之生。廿六十餘年。讀論語如三歲。前二十年只
得句之是文字。中二十年只得句之是理。後來二十年只得
句之是讀書。看來讀書實是誤。讀書只行得意則是以文人一

知復當四百年後業。看轉須隨那等，大業傳。所無限底。只在

能天推倒。輕霜王之花了出納之衣一知。復教身致業。傳史

漢高後行四百。凡須是三至。

原缺

雜集序

井田之建庠序先王之規矩六律也。我國之君臣無有
程之富強擇園張機。年致秦漢以後如彼。而不舜三代之仁
政。新焉掃地矣。孟子一生苦心。講之成說。請王道諸矣。令
人抗貌太息。三至六存六德六藝聖人之規矩六律也。漢宗
之儒生道矣。前有程之訓詁書自出精撰在充得祥宗。年致
宋元以來如也。亦用之孔子七十賢之學宗。敬安道也。于乎
自撰。日夜疾心。在學在悟其志無人。于其屋化福歲。即不敢
望其無復也。安得見胡文聰錦花俗楊林山呈彭秀而先生

也。一偏之談，非致契也。

吾於孟子之論治而悟學和人之質性焉。言孰不質性之所近。心志之所趨。才力之所能，以為學，則易成，舍所長而為難強抑揠。終身不就之患。故孟子於夷惠曰不同。願學孔子。然止一孔子猶上也。然語夷惠而可學也。人之質性近夷者自宜學夷。近惠者自宜學惠。今之變化氣質之說，是猶平邱陵以為川澤。塞川澤以為邱陵也。而不知其不可也。且使邱陵而變化而為原隰。原隰亦變化而為邱陵焉。亦不可得之矣。亦徒失其為邱為原而已矣。

周公之勳。如是而已。兩子之賢做底。而兩子之賢。如是世間有佳做底。性和平之善人做底。太公之勳。不是仲子之賢做底。仲子之賢。不是世間有氣魄性剛方之善人做底。孟子則稱。為常日人臣不助君行先王之道。皆不在畏天之方寇。而日皆之也。舜之在國君為青為秦唐獻。無一不免也。作天運之福也。亦晚矣。無欽近世學者以祿寵卑訓詁。尤卑以怙權。保身無愆。進退無禮。言行皆背悉棄三正。周孔三綱之道。猶背之也。天命方將所傳運而謂之。秦人之禍已甚。而背之以為不在理。吾之憂惱何有已哉。

三代之得天下論

孟子看透夏商周得失之機。稱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先儒之曰。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之得天下也以勇。是天下也以不勇。

愛人不親論

平生大欠借人話已工夫。只要語吾長可立說。或云吾不自信。或見人負己。或語人頑梗。不可以情理喻。讀孟子三反字。乃悟此愛人治人禮人。而不見親不見治不見答如是。吾反而省其愛之治之禮也。而直自以為已愛之治之禮也。

亦用髮用髻用孔之耳。制而反改之。見意欺傷。須少反求諸己。

今也稱無殺節

我國曉得天下都是殺機。只久底是箇仁字。孟子稱欵至我無殺於天下的心。點醒他。今日海天下都是箇害人。宋儒卻還向裡去尋向上做。是我無殺於天下。而不以一害。戕於抱薪救火也。是以抱薪不以濯諂。

濯纓

古將金并為冕。行今僧徒之冬時皮冠。集以珠石飾之物。猶子路濯纓。行於今之夏冠。著個牛尾纓也。纓每用濯。但中

閒居不得處。當時人來安卻。難系一路。然不得條。是常開說。

今之狀王節

欽高文之論。此之為狀。未可為是。因循不能。對自今日便行

仁於之難。當與以待來年來春看。

自暴棄

今為人言這。非自暴。即自棄。謂肯甘愚。乃亡於禮義。不能居仁

由義者。何處也。孟子點破他。此叫就自暴。此叫就自棄。令人

惕然。試看居仁底。何等穩當平安。由義底人。何等光明正大。

却將自有的安宅。現成的正路。曠棄了不見。孟子與說個係

賤了你身宅了。你食了你正殺了。令人悟死。

遺立求表

求字即指人當身而言。下之無字自明。近來自知而無作述道用也。

伯夷服材表

二云殷是孟子自宗語。今諸家君於文王時皆泛後德也。

永以為李文寧表

吾讀論語見此而而悟此權也。再有親愛古人之教。立七十二賢之選。而骨力不勝。揉骨不定。為孔子之門法者。取後賢

之訓。語作甚若之鑑戒。示如武李氏之私恩。忘君王之大義。
只因抱彼爭之和無競之地。便有自市長子孫道路念頭。
遂假公器啟底事。說我寧無應才德而留世人陶鑄。文無文
十子切磋。傍有自情一念。豈不一般塗地。如何可恨。
學業自是合當研。孟子根從貪土地。佐軍旦。便於加次刑。
又云孟子言三項人罪惡深矣。乃則曰善戰者如上賞。連諸侯
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次之。且以為孟子甚于爭地則
當此。蓋七國皆用先王傳時謀勇也。著此三等人所謂撥嗟。
須不戰爭城爭地。殺人盈城野之情也。近世之禍。則在遼

垂元夏。但有三等人。生民而得受干城之福哉。吾蓋於北伐之役。而費孫諸公之功在焉也。

人不足與適也

人即指當時之人。政即指當時之政。適而也。得也。間止乎行而参一説也。孟子曰、看今日之人。皆不足與之適。仁適義。今日之政。皆不足間。止乎所行而参以仁義也。而根本只在君心。知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則君仁而人莫敢不仁。君義而人莫敢不義。君正而人莫敢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而何人不足與適。何政不足間哉。

若因不是解文不離也。亦通。但改道作識訓道也。又上添自字。下添之也。改上添行字。下添之先。既覺可解添改。還於與字不通。又非於下句亦添與字。皆謂聖賢之言。由人添改句。皆謂聖賢之言。待人添改而後通者。都吾凡於諸先生添改雖未盡。皆不能無憾焉。

君子深造錄

宋儒學都原與孔孟不是一家。故凡道著實處。解來解不親切。此錄君子當主敬此說。並之字。二可字。指學此說中之之字指道說。自字指他本身說。亦是學此身上。造之就之也。以

道便是深處。道即忠恕三事。周公三綱。大学格物致知。孔子統而詩文約礼也。是也。以此迷歎他。使之循序習行。至科斷處。日春之礼陶楽淋之中。久之方出有諸己。而後口說讀說。心孔君欲衛嘗之學。孔曰深造之道。欲其自得之也云云。而欲求向一鱗更深。後儒聽此一條道。祇快快自說了。焉能實有諸己哉。而能居諸己。在簡古處。資簡古處。設安處處。說左右逢原處。從今不負抗腕了。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人之宜禽獸。甚人也。至所以言於禽獸也。是何物焉。君子

之存之也。是何工夫。人各存知也。若出宋儒也。一派探宗知
而孟子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即在庶物察倫意后好善
一至直三德四云云也。下承之以孔子。而及己身。只為
王者之道想。舉君子小人之辨來說也。然則孔專是存先王
之道。衍百世之辨也。道辨之字。正當與庶物察倫意多好
善及直三德四篇一例看。猶要古學正詁解。得熟讀也。須是
仁敬孝慈信也。近思錄主於出小心翼。昭事上帝工夫。作
自檢自點工程。要是要日用飲食接人應事上。時時自盡。
鼓才向前。

天下之言性也章

故者已然之迹。人性已然之迹。然氣質而障。人性故之利者

然耳聰目明。孟子去正忠而障。宋人以氣質為禍惡。是破毀其

故者。又曰、性猶水。善而水下。以無有窮竭之功。是戕賊其

利者。然鑿而障。若當時告荀輩之為。宋儒氣質之性構惡等

說。盡戕天下。故孟子指其病根。指出鑿字。診其色脈。指出

箇故字。下一捷徑方藥。指出箇利字。不是子孫筆鑿比文綴

之也。僕我詳見存性編

父母使我聽

此段不惟大違於善人之情。亦大違於惡人之情。以人性所喜。不記大頑傲。不過大孝友。乎逆施迭加。而有愛之不夭死。寔。而有愛之不夭死哉。則頑傲亦有愛憐。而日進於善也。大孝友。不過大頑傲。至至情至性。必有動之使悔悟處。必有動之使悔悟也。則孝友必又原諒之。不日進於善也。惟一大孝友。遇大頑傲。愛之以念夭死。施之以念不置。勤。積而久之。則不改之。焚廩揜井。視為兄嘗。視為功績。蓋兩來此則也。蓋難為常人道也。

仁人之於弟也三句

嘗爲友人手諭孔論仁人之樣東三說。時文鋒云、仁人之心無怨也。何怨。無怨也。何容。此亦如仁人然也。仁人遇人罵一句、遇他人罵之、更怨。但翻眼便忘。不遷於情也。當其打一拳、後來人打之、更怨。但翻眼便釋。不留於中也。

使先知覺後知者

先知謂天下將來之事而先知之。乃開物成務之聖人。如三皇五帝是也。先覺謂天下皆醉夢。而先醒者。乃木鐸救世之聖人。如伊美周孔是也。伊尹當夏德昏遷。奈古睡寐喚起不亡先知而任先覺。註文夢語。

天誅造攻自牧宮

湯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於牧野。牧宮二字。蓋孟子反辭。因牧而傍誤。記此因以記之。即蓋曰鳴條之山北名也。

一鄉之善士章

已之善蓋於一鄉也。從後為友一鄉之善也。朱註 於府作勉未為善士於進一步。而已孟子所為已善士故加一鄉所前全在斯之字。言一鄉之善也。而可以一鄉之士自足。須要去友一鄉之善也。一國之善也。而可以一國之士自足。須要去交一國之善也。欲下引而天下引而尚友。意蓋自明。

如全在斯友二字

生之谓性章

生之谓性者，以天生为性也。言犹曰知人之生也直，篇生字解

也。亦何害？但告子之心，则以为形体气质之性，饮杞柳湍水

无善无不善，谈说可见。宋儒均误告子，此又本是。遇孟子问

他之说，复不是也。不知诸先生亦不能而不遇孟子问于不

觉，夫不是也。此性也久不微，亦自无始。孔门三子，今可与言

性道也，才三二。从后世，亦可怪执告子之本见，反谓害于孟

子。备于孟子，则是今日，固不能无道矣。盖有所易，所先生所

谓无善无恶，心之体。而亦告子无善无不善也，根据告子亦是

孔門所謂究竟也命脈嗚呼三代以後孰是其孟子哉

今曰性善章

孟子明之所情可以為善也宋儒所説情者古玉論氣質之性也

孟性之語君是也非孟子之罪人也

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之意也而後來言才性也而程氏兼氣

説可為惡者是和朱考亭文精可密於孟子也先幸天下之人也

而禍人之性情才此是也吾道焉得不幸之傷而今日也傷歎

天生蒸民章

先儒之性也為聖人衆一如孔子所謂之性相近也性情才氣

謂某曰惡也。孟子所以言性善。又言才情皆可為善也。蓋性自孩提至塗人。莫有不同。而皆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曰一而曰相近。才情氣質。自孩提至塗人。各有不同。而各因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指性善。而孟子並才情皆以為善。吾又謂氣質皆善。以清濁厚薄雜不同。而性皆元亨利貞之理。才氣質皆元亨利貞之才之氣。非質也。從何處加不善二字。人之為不善。安可蔽罪於其質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詳在性編。總據二字。看告子戕賊杞柳之說知之。

心之所同然節

昔少时读易经袁中云一土打狗狗趁土理會無着一土打
獅子獅子咬人孟讀此書理也乃忽有悟也前生解書
說理也孟子忽悟也宋人從一切處而復見理之所在
之孟子之所說理義悅心有自己註腳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也仁義又有許多註腳未有仁遠乎哉義人路也居天下廣居也行
天下大道也井田學校也今一切抹殺而心所就者曰孔教樂也
曰理義悅心也此皆從賢處皆說盡於釋氏極樂世界中也而先
舍人而理會土也

揚州存節

謝繡山法洪曰。操所存操字。幾千百年誤於所見。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路。起者不高。操如操舟之柁。柁之舟之柁左舵之亦是死操法。又如操軍擁圓柄之柄。之軍必要作進退如法。操圓柄必要運轉得天和。今要操心切只把捉一箇死字。如何謂之操。如方且此解操字。亦言繡山已先得我心。一見欣然記之。

生成記於泉

循已問此言錯打段落。乎曰孔子之言。雖名論語。不實句之字之果得子。試從學而時習接以思想。將一句亦是打成實

之文。二典六國。至若傳注解疏舉而。盡子注疏與文朱文句。
者亦曰左傳孟子。某云乙之也。
後問何不用何不為之意上頭。理會不細。乎四法小子氣象
為宋時應當割裂諸經語。反致不細。昔陳剛齋先生論朱子
豫服經傳之功。不掩其割裂經傳之罪。蓋謂附不傳陳云是也。近
所知也。如大學中庸。自其至原皆一書。朱子析其分大學
為十一章。中庸為三十三章。以致許多不通。此其前後經
有甚於也。故甚於知。繫於心。牛何不用也。何不用也。與
而有不同。而不知。既於。朱子析分四五篇中隔斷之端。云

則凡可以偷生爲見也。皆指示形孔義而言之也。孔令人反
理會而也。

仁人心也章

孟子先說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方說求其放心也。自明是兩會
本仁義於後也。人心配上人路也。是後世指在其標宗於此也。

鈞是人也章

假問則同是人而已也。然則同是心也。是恨耳目乎四、形性而也。
孔門一流工夫也。孔要教子從孔句孰隨文也。治乎目即從心
思也。孟子先立其大也。然而孔門聯路也。後來學之也。不是爲此也。

君化淡性高直而根本工挺完。然顯子豈淡性富於此如。孔子亦只是從情文內孔諸仙。要之學校之知。所貴孔門。

有天爵於來

嘗謙然來。因論科場。人詩詞帖括取士之法。任情何人。風壞儒道。誤人才。賊民命。降氣運之厄。上通於天。是道廣實三代。士習民風。洲亦可追。振我國明。修天爵以要人爵也。亦何可得哉。守豈文循其法。此受其福。修偽法。此受假福。今日是道從吾存法。備采王道。使天下皆樂善其品。而化坤陵和昭單行送來徵聘一條。吾也借仁者。魁修寧有溫清之子聯仿

義也。不勉修行宜隨行之躬踐。假忠信也。不勉修德惘任恒之賢行。此時天下之為父兄宗族鄉里也。享福何篤哉。況至性自至人也。至於親至德。不及無知。無乏君子。為父兄君說。而入行不以交於物。後送氣。告于君也。于不仁者為依倚此篤。

仁之勝不仁也

仁之勝不仁也。如湯武之勝桀紂。今為仁者。指後世宋襄梁惠而言。則小惠不勝秦暴。則語之仁不勝暴。此又助於殘暴之甚者也。彼行小惠者。久陷其滅亡而已矣。後世一理耽公於詞仁不仁。千里矣。

不敬之事

儀問如何是為仁？不遠。反之如何？道之有配乎？曰：存心養性。不到臨危不過處，反不及技藝高。高心致志，羅著斯心。不恥於人，惡聞改過，仁不爭仁，處天下處，反不以富貴驕人。今行葉心也，保天下國，不至於斷亡。

大匠誨人事

看先生平之志，亡卷冊篤，如為孔門學子，時時習此，不用亦不見而未盡其行，孔家深固工夫處，須於此實孔門，乃前之源。造之以道。若云如以規矩，何以是孟子之道？何者是其規矩？

如。門人以周孔之三綱。五倫述了將度。學教之長而不記者。折己而性起癈行而。則心是規矩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

亦爲之而已矣。孝弟而已矣。烏獲而已矣。是堯是桀而已矣。未又云知之者餘師。何容易。何等現成。先覺之技勸人爲聖志。初無指示人做工夫處。曰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簡易直捷。莫過於此。

元

世之二千年無聖人。非無作聖人之人也。因作聖有二難。一是視聖人之廣大精微盡爲聖人所。畏之。因此代聖討教

也一生說聖人之言行者也詳聖人而立此說也因附錄此
是使是聖人是特若古無聖人也之語吾人所當常尊服尚
秦謀取天下何得天是足也得寸是加印服聖人一服亦默会
聖人之一服也誦聖人一言而默会聖人之一言也行聖人
一行也亦默有聖人之一行也從孟子學作聖之人說亦無此
乎實默切今人留想也

高子曰小弁哀

若人於此越人射之則己談笑而啟寬免道其自卑當伊之
情道其一念大義而忍己也無所責望也其兄射之則己垂

渾淪而不實兒。置之一體骨肉之情。然至忍心而不仁而殺己也。而所以然者。憤也。以乎之然而是也。俗語二己一兩字。都作一人誤矣。

孟子在鄒章

孟子門下。乃孔門之善學聖人也。然陳臻屋廬等紛細心体驗師長之行事。而考究義理。不惟自己受益無窮。師長之行乃亦無窮矣。

不熟猶不熟荑

吾讀伊尹之不熟與。成湯之文之不熟與。而筆二語人仁之

至義之者也。一就之。冀其改也。見其不可而去。又久之。冀其萬一悔悟再就之。又不可而去。至三至四至五。見其終不可而後放之。又三年。要伊尹之放太甲也。處仁遷義也。亦反之。年不可乃伐之。

魯繆公之時節

孔子之去魯也。三月大治。齊還侵地。冉樊兩挫齊師。公儀柳思乃不能保魯之不削。故孟子削何可得之一言。一君削亦僅之。雖之地。蓋思孟已測見孔子之偏於復古崇禮樂之學知。又何責於漢宋二代之儒哉。但中庸模謹之於位前。孟子

復之於天道。是所貴於後世訓詁無用之學也。若徒天命章
性盡心知性等說。而於周程朱陸之相去也先知。
今之爲君臣者
欽此者亦有慨於兩宋也。宋之君臣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充府庫。宋之所謂良臣也。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爲君約與國。
戰必克。宋之所謂良臣也。古之所謂民賊也。若有文王孟軻稱民賊
也。吾不語之。良臣良臣也。是猶宋之有子犯。猶孝子家之上
慶也。輪子次者轉以敗家。子加輪子可也。吾見不載焉。
求教於明賢者

欽自古聖賢豪傑。都從貧賤困苦中經歷過。艱難。說吾儕
看人。只要拓闊。為修成德成材。遇些艱難。遭些橫逆。不也
是工夫要從悶處。下也是要人立定根。反生暴躁。先是人和。

養心說

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人之本心。能日至心。人來
乃惻隱為四端之心也。至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命於天。多氏
性。則也天和。
也。未後知識遺心性。都是天命賦底。是聖賢說簡知。說簡
也。後來遇那知。從是靜存默察。莫把任從天性底本心。禮

陶樂師曰讀清起我天命底本體天須敬畏方是所以事天也

正如父母生而我身之付與我家業我能保全方所以事父也

吾君命與我人民政事我能料理所以事君也然後能為盡

章曰後是存心養志之心底樣子細擇之章曰後是養性養字底

註解朱子解云事也之猶所謂的確能存養以事天也能奉

以行道之順逆窮通義云心則事天此心事不易也心不悉終持疑

謹於天也而舊所命也為能立命能也殊壽不貳其修身以俟

天之靈也方是所以立命也此立字與論語集註以立字同

義也下承正義從此者也

莫非命也章

純修身以俟之，方是順受。若道而死，方是正命而然也。惟把己
循結忍避，積貨超身以安命也。凡貪財好色而性起而不
節修命，諸致疾病以殞身，皆嚴牆桎梏也。

萬物皆備章

萬物皆備於我矣一句，孟子盡出仁字本體。吾人之仁，原通
天下爲一體，只爲一己而縮後，視與天下隔絕，絕後變己。
接物後了天理之流，後全了萬物皆備之物，天下豈不歸
立我仁中心，遠我害，同論讀己害，[illegible]許也，千里氣短而得。

萬物皆備之下原書仁字　仁字　後學生

尚未我字

求仁莫近焉。即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孔孟先出一語，繫了人性將理。又無處不知，又無盡久萬物皆備之。求知之道，到底平天下。方是君行了，方是明明德於天下了。宋儒皆欠原理和間以後也。

行之而不著矣

習文章，例宜孟子文法。曰：著之而行而宗者而不習焉，於身也。以而不由乎道者衆也。蓋孟子所承者，周公孔子之未備。天下猶於習行而廢而久著處，文章所承者，周程陸朱之未備。天下載於程宗訓詁而廢，而不習行乎所懷。皆儒心語也。

附之以拼録

此書性之自足。視其宜否。一評語大約不加。實在不損也。已
以識通人也。

霸杜之民哉

王道見於橋梁之濟渡。霸治在於肩負而救涉也。

人之評不學而紙哉

脩己同無他道之天下。集注及諸雜家。從於無他二字。不著
痛癢何也。四未明孟子之意也。孟子是先有道之天下。而在
胸中。方說此章也。猶之不用則底。此人之視之殊。長行於本

有之良知良能也。仁義便滿天下了。當為道立宗來奉春。
上文已言無不知愛敬者。非一人之私有而已。

舜之居深山章

宋家訓先生先生箇詳宗在此。將聖賢都牽來說作主意。凡
孔子聖東山章無來由生添上箇大而有知。此章無來由添
上箇至老至狗。于語此章前截。只是大聖人樣於愚人而不
驚。而自覺矯。不大聲色。深山中原便是一箇深山野人。及乎
聞善行一往是集。正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不能言。儀氏昌
平鄉中一鄉人知。及主宗廟朝廷。卻便便言。大聖人一樣氣

氣。固敗僨已甚，要之不視人死，不恤人情，亦少此意，先可愧也。

有事君人者章

此章論人品格在將遠，一等進一等。事君人者，以能事是君則為容為悅。若不能事是君，則無以自容，自必不悅，而並往阿狗逢迎，群走盡歸，則不計悅容，誤不去矣。但為君人者以事君為事。若程濟、楊黃、史諸君子，止知事惠宗而已矣，社稷安危不計也。若于忠肅，則以安社稷為悅，英宗生死不計也。彼徐倚日時誤不休，居而曰事君人，殊之也。予同君下天民

亦猶人。亦友紛。有大人此能人。

君子所性章

吾自幼而解喜於詣。自吾友時文其方悟也。文其少時喜行吾前。吾皆從望也。詳含於人。偏思近地。甚揭至誰也。雖隨近之。及視之文其也。乃業四、一才子產皆多也。改重賢也。

施於四體二句

言所性之德。充布於四體。動容周旋中禮。而得之謂。而人共喻君子威德之表現。夏子夏、業君子之之氣門人記其子說屬威亦雅。蒼而道也。即覺一篇皆是也。該而指吾也。四體倪者

意。許意。識閒常人之四傳。有待人之讀而後喻此等。

伯夷傳付記

孟子角衆之廣。知欽賦之賾。盡只談筆常從西文淺見上著

知。談流不在田里樹高上著。知須平實。須至盡。前者可露淺

無宗儒。

孔子登東山記

孔子登東山之高。俯之立一圍則高於一國。在天下則高於

天下也。小魯小天下須者魯之人物雖為微。天下之人物雖為

微。意為。故下繁承頂兩之高。循之孔子即是天下的泰山者

河伯大海。但逝至河。凡諸子百家之言。俱不足道也。蓋至道哉。大流物。汪洋無際。如水之潤。無耀孔佛。髣髴而遠。如日月之明耶。如子貢比宮墻。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例看。至道之廣大高明如此。入道君知。若非如空門無爲禮樂。參見一佛。變化成就。焉得達到空域也。看盡科成來西家。自然後傳出。漢魏諸儒。從而訓詁也。諸子信佛知見。註道之書者。千里而通。未可盡方此言也。

楊子取角識來

吾常病後宗來司之惑天下也。而有矯飾之論。曰。自靜致註疏

之學術莫道覺彌周孔之道也。非為古之意理而可得知。識

欲令也。茲有為我之楊子。非先塞其人親長之大道。蒼生而

被其惑。為使人自全一己。茲有兼愛之墨子。非先塞其人眼

德之大倫。施恩無序。者使蒼生實被其擾亂。守衛之功何在

主教大儒。讀說著述。耗損自身之心血精力。濃讚其說。尺寸

無補於社稷世運。論當一世。其流禍後世。致國無政。人無

才德。民無教養。棄一切而皆無之也。此知於其語仙佛之害。

甚於楊墨。程朱之禍。甚於仙佛

呂翁拙錄

凡事中有為物。惟仲識皆主幹濟天下說。

壬子塾記

孟子之言教也。門人有一段發天之語。王子有去何為之問。忌當附已失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和。者為實行許多人。必無此記。

教一無罪此仁也。孔夫德好也。吾在崇以勸酒殺人。流血階前。王善王教將相宝可上。不根業茫之忌。而導教播而之播。天理全備。而調之播。相劉之福。豈何能耶。若也茂君之至未梟。

桃居錄

孟子師和。設之以究天理之奧及。周家八議之備亦不可不記。

於氣天性論

宋儒但離此和。而不分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和。而不語氣質爲根本善惡者。而不殺語實於孟子。備於孟子也。讀孔子性相近習相遠。而不悵惡之所從來。讀此而不悵氣質天性之爲一。信以指我國告前後無稱宗以爲青也。可謂愚深。

急親賢之爲務

假問時說急於親近賢人。是也。因是論說者。或作親愛賢人。亦通。此句原是行仁之急務。自當以親之賢之爲急。欽文

武九德。名於孔之賢之可也。

戒善為躁氣

善躁哉此何但是大患。冉樊之狀應能如。子路之可使但然能如。孔子之性哉而能善如。且革車不很設。而貴不來也如。蓋孟子只目擊者時。蒼生塵爛。每由摩拳法勇節。引君負兵掠怨。眉無一人引君救仁。旡激為大患。服上刑之論。捨吾痛心於未發之際。去道之害。生民之苦。根由於禍宗。從慈閑空靜。禍成於未如。從是閑譊譊也。吾心有所大怒。蓋心有所大傷。不可為世人道也。

邪世不能亂

儼問邪世不能亂。人之邪世不同亂也何如乎。曰是也。夫戰國時雖有四方平定。只楊墨充塞仁義。復成邪世。雖半壁尚安。只禪宗訓詁迷亂聖道。復是邪世也。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人皆從而失焉。是能惟不能亂孟子也。今日之禪宗訓詁盈天下。人皆從而失焉也。子不為之亂。此者未久一人也。偉哉。

仁也者人也哉

仁人合而為道。惟說齊周孔三聖。三事。只是人是仁也。渾身都是仁。渾身都是道。仁不合人。雖有心學之天理。夏釋也。人不合仁。

夏釋疑為憂釋

雖百倍其之勤，是虛也。況素無善述依量和而仁人所容。

莫問干涉。吾請借語一言曰、人也性善也。合而言之、道也。

稽天下理於心錄 ○

理性乘中段理也。天中原有條理。孔語云順條順理而理於

只稽之而順於人也。是為人說訓教解向來。博通象之士

未見悟於此象人之心也。改作搖反覆能。

說大人錄

孔子曰、畏大人。又曰、出則事公卿。孟子則藐大人、至言說則吾

說大人者高巍巍、又視其巍巍。此義一番、亦而是從良恭讓之間乎

既來敎。此書賢所以知也。誤大人三字。是孟子出於戰國所處要

鄉原耳

從世道學之言。而千古稱爲後世道學所未及也。後世道學之

物。而千年亦有後世道學所未及也。欲孟子所述鄉原之言。所

狀鄉原之物。而孔子之惡鄉原。誠甚也。則古時未嘗無宗儒。但

先王之成法未失。隱賢士君子。稱得見乎。物。指可謂至後世

則古道喪也。而天下入乎票害。責業諫而不覺也。自然誤

而何以請非選哉。故南元同志也。意反意華三百周孔三物

之誤也。

此我習齋先生四書正誤原筆也○先生學宗孔孟○志繼道脈○
一言一行皆可傳先儒○但不肯效漢儒○而惟承接此無人所書
釋之散亡比比矣○是誤之存者○下見此書○而特收其先書缺
殘缺爲補葺楷寫訂正○無處搜羅○大堪抱憾○若書遺學
翻作傳書志○尚如珍而重之○非不愧爲吾子姓也○用爲傾心
以證○

乾隆十四年己巳孟夏之吉

七十七歲進叟鍾錂特書